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刘秋彬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遯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

[关键词]五鹿诗社;成员;诗歌活动;代表诗人;兴盛原因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2.02.01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2)02-0100-05

清初大名府辖一州十县,^①南北狭长,势控三省,扼中原入京咽喉,又如京畿伸向江南的楔子,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顺治五年(1648),清廷设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驻扎于大名府,十六年(1659)改为直隶巡抚。十八年(1661)设直隶总督于大名,康熙四年(1665)裁撤,复设三省总督于大名,八年(1669)裁撤。^{[1]卷10}顺治及康熙朝初期,大名府不仅是畿南政治军事重镇,诗歌创作亦达到空前的繁荣。大名府诗坛以五鹿诗社为核心,与地方官及游历诗人砥砺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

一、《五鹿诗选》与五鹿诗社成员考

五鹿有二,一在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一在开州(今河南濮阳市),清初均属大名府,故以五鹿指称大名。五鹿诗社得名于康熙初年郜焕元编选的《五鹿诗选》。郜焕元(1623—1695),字凌玉,号雪岚,大名府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先后任太原县令、刑部贵州司主事、提督湖广学政、按察司佥事等职。他三十余岁即辞官归乡侍亲,乡居期间编选了《五鹿诗选》,并参与纂修《大名府志》和《长垣县志》等。

《五鹿诗选》今不易见,或已亡佚,但参考他人所撰序及称引,可知其大概。窦遯奇康熙六年(1667)辞官归里,十年(1671)卒。他辞官后撰有

《五鹿诗选序》,称:“若夫同时同郡而选之刻之古未前闻,有之则吾郡郜子始。”《张氏诗选序》又称:“今岁吾郡有《五鹿诗选》之刻。”^{[2]卷1}魏宪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二年(1673)在大名编选《补石仓诗选》^②时即参阅了《五鹿诗选》,“因就郜学宪所拔《五鹿诗选》中镌其尤者,与天下共之”。(《张鸿佑诗歌小引》)^{[3]卷67}故此,《五鹿诗选》应编于康熙六年至十年间,选诗范围为同时的大名府籍诗人。当然,五鹿诗社应不限于《五鹿诗选》所收录的诗人,指清初顺治及康熙前期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主要成员有:^③

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如刘六德父遵宪官工部尚书、郜焕元父猷珂官吏部主事、窦遯奇父星官

① 分别为开州、元城、大名、魏县、南乐、清丰、内黄、浚县、滑县、长垣、东明。参见[清]周邦彬修《大名府志》卷二,康熙十一年(1672)刊本。

② 魏宪《补石仓诗选》成书及版本参见黄浩然《〈百家诗选〉版本及成书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2)154-157。

③ 诗人籍贯、仕宦经历及作品据[清]周邦彬纂《大名府志》,康熙十一年(1672)刊本;[清]魏宪编选《百家诗选》,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本;[清]陶樾撰《国朝畿辅诗传》,道光十九年(1839)红豆树馆刻本;[清]朱煥等纂《大名府志》,咸丰三年(1853)刊本;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投稿日期]2021-12-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HB16WX019)

[作者简介]刘秋彬(1973-)男,汉族,河北邯郸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河北地域文化与文学。

姓名、字、号	籍贯	仕宦经历	作品
刘六德,字智侯	大名县	不仕	《智侯遗集》
郜焕元,字凌玉,号雪岚	长垣县	顺治四年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湖广提学道	《猗园存笥稿》
窦遴奇,字德迈,号松涛	大名县	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徽宁广德道兵备	《倚雉堂集》
刘元徵,字伯诚,号梦闾	大名县	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培园诗集》
黄苴若,字石笥	元城县	贡生	《留笏草堂集》
成克大,字子来	大名县	顺治十七年举人,官至贵州镇远府知府	《历游诗》
王维坤,字幼舆,号笥庵	长垣县	顺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四川梓潼知县	《渐细斋诗集》
孙郁,字右汉,号雪崖	元城县	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浙江桐乡县知县	《绣帟灯》《卧彩楼》《天宝曲史》戏曲三种
王元烜,字用恒,号似轩	长垣县	康熙五年举人,官至江苏武进知县	《三惜斋诗稿》
黄之鼎,号訥庵	元城县	康熙六年进士	
张鸿仪,字起陆,号企麓	元城县	康熙六年进士,官山西永和知县	
黄任,字志伊,号逊庵	元城县	康熙九年进士,官江南六合知县,刑部主事	《坦斋诗集》
张鸿佑,字右君,号念麓	元城县	康熙十一年举人	
袁佑,字杜少,号霁轩	东明县	康熙十一年拔贡,十八年博学宏词,官翰林院编修,累迁春坊中允	《霁轩诗钞》
黄伸,字美中	元城县	康熙十二年进士	
黄仪,字吉羽	元城县	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湖南安化知县	《灌园近草》
成光,字近天,号仲谦	大名县	以父荫官户部员外郎,湖南粮储道	《素园诗集》
赵皇梅,字香雪	大名县	不仕	《苍澹集》《覆瓿草》
朱骅,字汗朱	滑县	不仕	

济南知府、王元烜父家祯官兵部左侍郎、黄苴若父立极官内阁大学士。其中成氏一门最为显赫,成光的祖及父成基命、成克巩皆官至内阁大学士。中国古代社会士人阶层从来就是依附于皇权,缺乏独立的选择。更代之后,延续家族荣耀、维系士绅阶层的特权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顺治一朝共开科8次,取士多达2964人。(《清代进士翰林统计表》)^[4]新朝与新贵又结成既得利益群体,延续着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顺治四年(1647)郜焕元、窦遴奇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仪,五鹿诗社诗人多由科举跻身仕途,但官位并不显赫,多为中小官吏。

诗社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或出于同一家族,或有姻亲、同学关系。窦遴奇《张氏诗选序》称:“虽皆一时之彦,而张氏一家十居其半。”^{[2]卷1}张氏指元城调鼎、调鼎兄弟及子侄辈张鸿仪、张鸿佑等。父子关系如刘六德与刘元徵、黄苴若与黄任、黄仪,叔侄关系如成克大与成光、王元烜与王维坤,同学、同年关系如窦遴奇与郜焕元,姻亲关系如刘元徵与窦遴奇为表兄弟、与成光为翁婿。

二、五鹿诗社诗歌唱和活动

就个体而言,五鹿诗社主要诗人诗歌创作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读书园林时期,二是宦游时期,三是辞官退居乡里时期。

诗社成员家中大多辟有园林,为流连唱和提供场所。他们为应举而读书园林,课艺之暇结社唱和。如窦遴奇说:“昔予廿年前家食时,文会之余每与诸同人操觚为诗。时则有李子开实、朱子鼎阳、陈子绎甫、赵子香雪、张子九逵、起陆并我思皇刘子同结倚雉堂诗社,皆朋友倡和鸡鸣风雨之作,极一时之盛。”“迩来吾郡诗学愈盛,有《五鹿诗选》之刻,大半皆倚雉堂旧友。”(《易安堂诗序》)^{[2]卷1}顺治初年以窦遴奇、张鸿仪、赵皇梅等为主的倚雉堂诗社为后来五鹿诗社奠定了基础。

康熙十年前,郜焕元、窦遴奇、孙郁等壮年而退,袁佑、黄任、黄仪、成光等尚未出仕,本籍诗人、地方官和游历大名的诗人流连唱和,是诗社最为活跃的时期。致仕官员与读书应举士子时常雅集唱和。节日、游园、亭台修葺都成为诗歌唱和的契机。成光凭其显赫家世,成为结社唱和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如:

成近天招饮郊园赏菊分微字^{[3]卷63}黄伸

霜净秋原阔,沙晴野菊围。花前人并坐,天外鸟孤飞。夕日明高树,寒香落舞衣。淹留深不去,归路隔渔矶。

成近天招饮郊园赏菊^{[3]卷64}黄任

别业成幽赏,畦边杖短筇。花围如错锦,城远似连峰。

秋色开闲幔,斜阳动暮钟。胜游真不易,归马尚从容。

康熙三年(1664)成克巩退居乡里,广致门客。如钱穀(字子璧)是与陈子龙、夏胤彝交好的江南名士,入清后游于北方,馆于成克巩家。康熙八年(1669)钱穀归乡,五鹿诗社诗人赋诗饯别,参与者有袁佑、窦遯奇、成光、朱骅等。

送钱子璧还江南^{[5]卷1}袁佑

别酒临高馆,归人值暮秋。山川桃竹杖,雨雪木兰舟。开阁悬青眼,还家恋白头。吴梅花早发,远折问离愁。

送钱子璧归松江^{[2]卷9}窦遯奇

沪渎城边归一人,烟霞满贮未全贫。古今惟取陶弘景,乡里时称陈仲醇。魏地吹云方过雁,吴江水落始生莼。相思别后无黄耳,明月高楼入梦频。

送钱子璧师归江南^{[3]卷62}成光

自昔人歌行路难,归途雨雪幸加餐。明珠未合尘中掷,神剑须从斗外看。浹岁春风留绛帐,数声秋雁急征鞍。踟躇分手情何限,玉局清尊午夜寒。

送钱子璧还江南^{[3]卷72}朱骅

相思几载隔渔矶,才得逢君又送归。日暮离亭箫鼓歇,满天落叶向人飞。卫水秋深雁阵迟,黄花开向送君时。且拚烂醉登高酒,明岁花开知对谁。

地方官也乐于组织文人宴饮唱和,如张永祺(字尔成)顺治十八年(1661)任粮储道期间与地方诗人唱和,有《金滩唱和集》。(《张永祺诗歌小引》)^{[3]卷23}窦遯奇称沈慵仙镇守大名时“雅歌投壶之暇,时与予及二三同侪联盟结社”。(《饌客约序》)^{[2]卷3}孔胤樾(字心一)康熙九年(1670)任大名兵备道,与地方文士交往频密,并资助南来的魏宪编选诗集。

大名府地处南北通衢,是漕运的重要枢纽,也是南方士子进京时的居停之地。阎尔梅、曹尔堪、吴学炯、毛师柱等都曾游历大名。阎尔梅(1603—1679)是矢志抗清的遗民中坚,明亡后仍为复国四处奔走联络。顺治九年(1652),他因受山东抗清兵变牵连被捕,先系于大名,后入济南狱。阎尔梅在大名狱中作有《大名府杂咏》《魏郡冬吟》等诗,抒写了坚贞不渝、慷慨赴义的豪壮情怀。“不悔朱家藏季布,甘为孟博抗皋陶。”(《大名府杂咏》其一)“人谁无死无须恨,死比鸿毛死恨轻。”(《大名府杂咏》其二)^{[6]160}康熙七年(1668),阎尔梅由京城南返,取道大名。他对清廷三省总督的废立颇为不屑,作诗嘲讽“魏博开藩儿戏事,一时除拜一时删”。(《重过大名即事》)^{[6]571}次年,他仍在大名,遍访境内古迹名胜,与五鹿诗人黄茵若、孙郁、郜焕元、刘元徵、张鸿仪、黄

伸等聚会频繁。如:

丘曙戒部凌玉黄石笥刘梦闾张起陆过临济寺谈诗^{[6]573}

诸家日论总支离,惟独参禅近说诗。但使汝心安已竟,谁云我法妙难思。两篙每叹夹山钝,三棒犹嫌临济迟。赋体虽工无比兴,匡衡未必解人颐。

冬夜饮孙右汉新斋与美中同赋^{[6]575}

萧萧霜叶下金滩,裘敝重缝略御寒。山水缘深凭啸咏,龙蛇心冷任阑珊。

秋晴挑榼寻花墅,夜醉提灯叫栅栏。紫塞青城题跋尽,东南更制远游冠。

康熙十年,阎尔梅由京城返回,欲往山西,复经停大名,正值郜焕元、袁佑、刘元徵、孙郁等聚首郡城修纂府志,“闻道天雄修郡志,应将流寓纪山人”。(《黄石笥招饮留笏堂与刘梦闾孙右汉张起陆黄志伊同赋》)^{[6]620}五鹿诗人在与阎尔梅的交往中,感受到其深沉的故国之思和不夺之志,“半生草野孤臣泪,万里山川壮士心”,(孙郁《喜晤古先生》)“奇字须从扬子问,放歌谁识楚臣哀”。(孙郁《奉赠古先生用李子鹄韵》)^{[7]卷5}

三、代表诗人及诗歌创作

诗歌选本的收录情况是考量诗人诗坛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冯舒《怀旧集》(顺治四年刻本)到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二十四年刻本)五十六种清初诗歌选集,收录五鹿诗社诗人作品的选集数目为:袁佑 11 种,成光 9 种,孙郁 8 种,刘元徵 6 种,窦遯奇 5 种,郜焕元 4 种,王维坤 4 种。^[8]虽与当时诗坛名家相比数量要少得多,但同一区域出现众多诗人为选家所注目。

魏宪编选的《百家诗选》收录大名府籍诗人 14 家,作品数量分别为:窦遯奇 22 首,郜焕元 20 首,孙郁 17 首,刘元徵 16 首,成光 12 首,袁佑 10 首,张鸿仪 10 首,刘六德 8 首,黄之鼎 7 首,黄伸 6 首,黄茵若 5 首,黄任 5 首,朱骅 4 首,张鸿佑 4 首。魏宪以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五鹿诗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初得刘梦闾则气厚词敷,以当泰岱、澎蠡;再得孙雪崖则意高文秀,以当匡庐、西子湖;再得张企麓则语圆格老,以当白岳、王屋、平湖、语溪;得成仲谦则天目、湘江也;得黄石笥、志伊乔梓则京岷、荡湖也;美中则罗浮、西洱也;最后得讷庵先生卧而游焉,起而问焉,出而入,作而息,咏歌而赞叹焉。”(《黄之鼎诗歌小引》)^{[3]卷84}除袁佑、窦遯奇外,其他五鹿诗人诗集大都散佚,部分作品借该选集得以保存。诗社成员中诗歌创作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为郜焕元、袁佑、窦遯奇。

郜焕元与彭尔述、赵进美、宋琬、周体观、申涵光、赵宾并称“江北七才子”。邵长衡对其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以极高的评价:“明季诗学榛芜,历下、竟陵争焰互熿,浸淫五六十年。国初犹沿余习,江北七子出,然后诗道浸昌。长垣郜公其一人也。公既以声诗鸣河朔,海内知与不知皆曰‘郜公,今诗伯也’。”(《湖广提学道金事郜公家传》)^{[9]卷6} 郜焕元壮年辞官,优游乡里、浪迹江湖四十余年,有《猗园存笥稿》(不存)。他的五七言古体诗远宗李白、杜甫,纵横捭阖,颇有气势。五古如《杨使君署中赠袁杜少》:“我坐使君屋,读君修竹篇。怒螭盘空壁,气势相蜿蜒。逶迤数十句,变化如云烟。列宿罗胸中,腹笥何便便。我欲扬风雅,对君感朱弦。肃心窥元化,微茫慎所宣。建安与黄初,徽音赖以还。靡靡齐梁体,噍杀不足传。”七古如《中秋无月柬王幼舆》:“人生去住各难料,来岁阴晴未可知。呼儿且进酒,覆我掌中卮。安得王朗拔剑砍地歌,开我万古磊落抑郁之襟期”^{[2]卷28}

袁佑(1634—1699),大名府东明(今山东省东明县)人,父袁葵,崇祯四年进士(1631),先后任夏县、洪洞、寿光知县。袁佑“少警敏善属文,兼工诗歌,下笔数千言立就”,(徐秉义《宫允袁公传》)^{[10]卷8} 但场屋屡蹶。康熙十一年拔贡,授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试,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后请假归乡侍母、丁忧,康熙三十一年(1692)复官,历官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五年(1696)典浙江乡试,次年归乡。袁佑纂修《明史》期间与毛奇龄相交甚密。毛奇龄称:“当在史馆时与袁子杜少分厅起草,每窗纸日落必撒笔相对吟一诗,然后骑马出东华门。”(《袁春坊试浙纪程诗序》)^{[11]卷25} 袁佑与当时任丘诗人庞螳齐名,有《霁轩诗钞》五卷,收诗五百余首。近体诗尤为人称道,“丽密谐畅,无聱牙粗硬之气,而于近体尤工”,(唐孙华《霁轩诗钞序》)^{[5]卷首} “其所为诗原本风骚,体凡数变,古风雅穆脩远,触境生情,五七言近体皆有语之不难,俯拾即是之妙”^{[12]622} 总的来讲,袁佑的诗歌流利有余,才气不足。无论家居或仕宦时所作,他的诗歌大都力孱气弱,缺少深沉的家国之思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如为多家选本收录的《月夜步秋水桥》:“藕花短短苇花齐,渔艇秋烟草阁西。出寺溪云随意远,过桥山月趁人低。抛书对客常丸药,载酒寻僧独杖藜。砧杵不闻千户静,萧萧城角夜乌啼。”^{[5]卷1} 诗虽不恶,但总让人感觉是从前人的诗歌中拮据而来,诗意和句法都缺少创新。

窦遴奇《倚雉堂集》收诗近千首,五七言律诗近

半,同人称其“于古诗得其朴雅,于近体得其简远,其至处往往与元次公相抗行”。(刘体仁《学古堂诗集序》)^{[2]卷首} 他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片面追求对仗之工,模仿前人之作痕迹明显。如《登旌德城楼》:“独步危楼四壁空,六朝遗垒古今同。鳧鹭滩前窥鱼戏,麋鹿台荒恋草丰。云去云来山色里,花开花落水声中。凭栏独酌归来晚,无数牛羊一笛风。”^{[2]卷9} 显然是模仿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亦步亦趋,缺少杜牧诗歌意境的疏朗寥廓与深沉的历史反思。

严迪昌先生将清诗嬗变流程的特点归纳为:不断消长继替过程中“朝”“野”离立。“朝”指“庙堂朝阙”分为三个层面:“天聪命笔”帝皇诗群,皇子贝勒的“朱邸”诗群,科举入仕的“纱帽”诗群。^{[13]16-30} 五鹿诗社诗人以中小官吏为主,属于“纱帽”诗群,阶层属性和身份认同决定他们的诗歌内容与审美取向。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

四、五鹿诗社兴盛原因及影响

清初大名府作为畿南政治军事重镇,诗歌创作受政治因素影响较深。政治重镇往往会带来科举的繁盛。清初大名府辖区沿袭明制,在清顺治朝与明崇祯朝大体相当的时间内考中进士人数却剧增。崇祯朝开科六次,大名府进士23人,顺治朝开科八次,大名府进士达38人,人数增加一半多。读书应举固然是出于对功名的渴望,但也营造了浓郁的求学求知氛围,有助于诗歌创作。如陶樾所辑的《国朝畿辅诗传》共著录大名府籍诗人58人,主要活动于顺治及康熙朝前期的24人。^[14] 徐世昌纂修的《大清畿辅书征》共著录有著作传世的大名府籍作家106人,其中主要活动于顺治及康熙朝前期的50人。^[15]

自宋代以来,非文学因素如名流印可、诗文集的及时刊刻对作家文坛地位的提升尤为重要。五鹿诗社诗人中仕宦者多任职南方,结识当地名流,有利于诗歌传播。如窦遴奇任江南按察使司颍州道金事时“佳辰选盛,恒集部下士修游览谈宴之娱”,(刘体仁《学古堂诗集序》)^{[2]卷首} 将任职期间的诗歌哀为《学古堂诗集》,刘体仁为其撰序。郜焕元提举湖广学道期间,提携熊赐履、张希良,二者后成为康熙朝名臣宿学。魏宪对五鹿诗人诗歌的传播厥功甚伟。他寓居大名选诗期间结识的诗人和获得的诗集占《百家诗选》半数以上。诗选在江南的刊刻使五鹿诗人作品得以保存与传播。

地域诗坛的繁荣与持续需要大家、名家的引领,众多诗人参与,从而形成浓郁的创作氛围和诗学传统。清初大名府虽出现像成克巩那样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物,但他并不擅于诗歌。优秀的诗人需才学、性情兼擅,引领一代风骚更需具有自觉的革新意识。五鹿诗人大多自甘依附于皇权,以功名利禄为价值导向,才性不足又缺乏自觉的革新意识。诗歌成为交际工具,能诗成为士大夫身份的标识。因而,五鹿诗社虽繁盛一时,却没有江南云间诗派、娄东诗派、虞山诗派等的影响力,甚至与以申涵光为领袖的河朔诗派相比较也是逊色不少。

有明一代,畿南地区鲜有知名诗人,是诗歌创作的洼地,^①清初则涌现出河朔诗派与五鹿诗社两个诗人群体。河朔诗派以申涵光为领袖,以广平府为中心,以遗民为主,诗风刚健,主要活跃期在顺治朝。五鹿诗社以中小官吏为主,诗歌题材以流连唱和为主,主要活跃于康熙前期。清初磁州(今河北省磁县)人张榕端说:“三十年来河朔谈风雅者,必属天雄,黄子吉羽昆玉执牛耳主盟其间。”^{[12]623}张榕端对黄任、黄仪兄弟评价当属朋友间的溢美之词,但清初确实是大名府诗坛最为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1]朱熹,武蔚文,郭程先.大名府志卷[M].刻本,1853(咸丰三年).

- [2]窦遵奇.倚雉堂集[M].刻本,1672(康熙十一年).
- [3]魏宪.百家诗选[M].刻本,福清:魏氏枕江堂,1682(康熙二十一年).
- [4]房兆楹,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1.
- [5]袁佑.霁轩诗钞[M].刻本,康熙.
- [6]阎尔梅.王汝涛,蔡生印.白奁山人诗集编年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7]鲁一同.白奁山人年谱[M].刻本,吴兴:刘氏嘉业堂,1918.
- [8]谢正光,陈谦平,姜良芹.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9]邵长衡.青门贻稿[M].邵子湘全集.刻本,康熙.
- [10]储元升.东明县志[M].刻本,1756(乾隆二十一年).
- [11]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M].刻本,萧山:陆凝瑞堂,嘉庆.
- [12]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 [13]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14]陶樾.国朝畿辅诗传[M].刻本,红豆树馆,1839(道光十九年).
- [15]徐世昌.大清畿辅先书征[M].排印本:天津徐氏.

[责任编辑 李瑞萍]

① 清人编选的明诗选本收录广平、大名两府诗人的情况:陈子龙《皇明诗选》收录3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收录1人,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3人,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收录4人,以上诗选收录的诗人中隶籍大名府仅2人。

A Study of the Wulu School of Poets

LIU Qiubin

(School of Arts &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Wulu school of poets, which gets its name from *Wulu Poetry Collection* compiled by Gao Huanyuan, refers to the poets who lived in or nearby Dam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m were born in families with official ranks and became the so-called official poets after they got their government post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y enjoye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hich was based on family ties, marriage, alumni net and so on. In this sense, they constituted a large group of poets. With a natural geographic connection, they created many poems when reading, travelling and bidding farewell. Yuan You, Gao Huanyuan and Dou Linqi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 thoughts and content of their poems fail to touch upon the in-depth part of the society due to the taboo of their times or their narrow horizon. Besides, the ethnic and class conflic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rarely reflected in their poem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eldom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the reality in their poems, which typically lack their own artistic features. Nevertheless, this group of poets, local officials and traveling poets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and promoted the poetic prosperity of Dam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Wulu school of poets; members; poetic activity; representative poets; reasons for prosperity